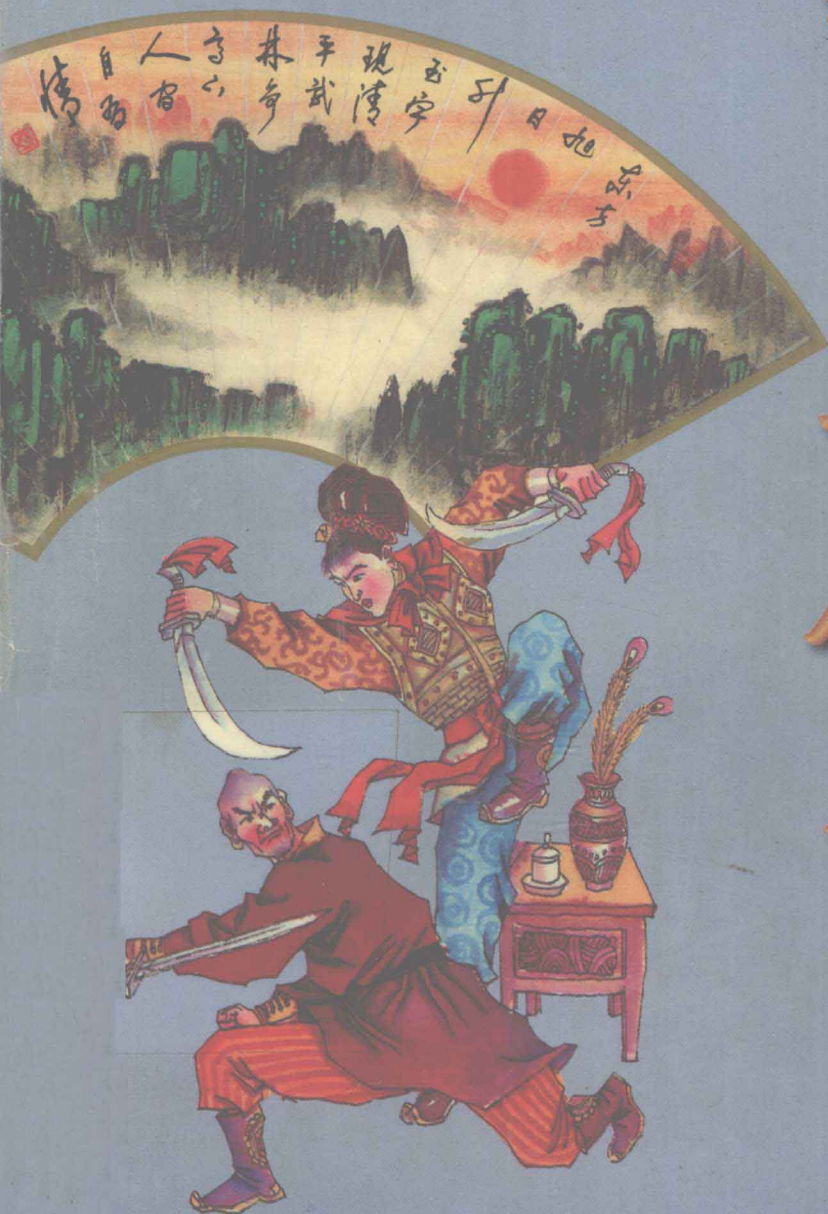


东方玉作品全集

新月美人刀

東方玉



东方玉作品全集

新月美人刀

東方玉題



新月美人刀

东方玉 著

下

海南出版社

目 录

第 十 八 章	再覆全军.....	(631)
第 十 九 章	诛戮凶邪.....	(665)
第 二 十 章	围擒老妖.....	(700)
第二十一章	贼窟下书.....	(739)
第二十二章	花花公子.....	(781)
第二十三章	九仙阳大会.....	(821)
第二十四章	化血刀阵.....	(856)
第二十五章	四路破敌.....	(893)
第二十六章	九仙阳会师.....	(929)

第十八章 再覆全军

令狐宣的对手是点苍双剑的老大谢明辉，这人已有五十来岁，身形颀长，貌相清癯。

点苍双剑很少在江湖上走动，但点苍双剑在江湖上却颇有盛名，因为点苍派一向很少和中原各大门派来往，也不在各大门派之中，可是在云贵一带，点苍剑派的名头却是十分响亮的。

矮路神令狐宣阔剑一摆，迎着谢明辉，他和点苍双剑是在黑衣教认识的，黑衣教的护法，龙蛇杂处，矮路神为人较正直，在护法堂中，和点苍双剑也比较谈得来。

这两人见了面，令狐宣就含笑抱抱拳道：“谢老哥，兄弟正在想念着贤昆仲两位……”

谢明辉冷冷一笑道：“令狐宣，咱们平日固然还谈得来，兄弟却想不到你会是个毫无骨气之人，今晚不必多说，只有放手一搏的了。”

长剑一振，大有动手之意。

令狐宣道：“且慢，谢老哥，应该听兄弟一言。”

谢明辉唰的一剑迎面点出，喝道：“点苍双剑从不和没有骨气的人打交道，咱们没有什么好说的。”

“住口！”令狐宣双眉轩动，阔剑一挥，“咣”的一声架住了对方剑势，喝道：“谢明辉，谁是没有骨气的人？你该说说清楚。”

谢明辉冷然道：“你身为黑衣教护法，纵然失手被擒，如果有骨气，就不会贪生怕死，背叛黑衣教，谢某几时说错了？”

令狐宣道：“兄弟当日被擒，陈盟主并没有说不降的人，都要杀死，而且去留悉凭自决，没有人以死威胁我，老哥这贪生怕死四字，根本安不上……”

谢明辉道：“但背叛黑衣教总不错吧？”

令狐宣道：“黑衣教只是聘我为护法，我可以干，也可以不干；谈不上背叛，而是唾弃邪恶，投向正义……”

谢明辉怒声道：“你真会强词夺理。”

令狐宣道：“谢老哥责兄弟强词夺理，自然是通情达理的人了。普天之下，真理只有一条，真理也就是正义，违背真理，即是邪恶。武林联盟，是集合了各门各派的人，为维护江湖正义，才群起反抗黑衣教的；黑衣教所作所为，是邪是正，你老哥如果良知未泯，心里一定明白，兄弟是背叛黑衣教呢？还是弃暗投明？”

谢明辉被他说得无词以对。

令狐宣看他没有作声，就接着道：“谢老哥贤昆仲一向颇有清名，何苦替一个倡乱武林、为祸江湖的邪恶组织卖力？这样不但毁了两位的清名，同时也会毁了点苍派数百年的声誉，兄弟良言尽此，如果老哥不听劝告，执迷不悟，愿和兄弟放手一搏，那么和兄弟动手的只是一个助纣为虐的人，人人皆可得而诛之，兄弟也毋须客气了。”

谢明辉怔立当场，摇着头道：“令狐兄这话可惜说得迟了。”

令狐宣自然不会放弃机会，问道：“谢老哥怎么会迟了呢，就算你满手血腥，只要放下屠刀，也可以立地成佛，武林联盟揭橥武林大义，地无分南北，道无分黑白，只要有决心反抗黑衣教的同道，均所欢迎……”

谢明辉微微摇头道：“兄弟说的不是这个意思。”

令狐宣道：“那是为什么呢？”

谢明辉道：“咱们出发之时，都中了剧毒，明日午时没有他们的独门解药，必将毒发身死。”

令狐宣道：“难道没有别的药可解么？”

谢明辉道：“不可能会有。”

令狐宣道：“那么谢兄打算怎么办呢？”

谢明辉道：“兄弟并不是贪生怕死的人，只是舍弟年纪还轻，我不忍他明天就死……”

白鹤门阮省三的对手是点苍双剑的老二谢明中，一个三十四、五岁的汉子，身形颀长，皮肤白皙，但却有一股逼人的英气。

两人并不认识，一见面连招呼也没打，就动上了手。

谢明中年纪虽然不大；但一手十三路“点苍剑法”，点、刺、撩、拨，使来极为强悍，剑剑都是进攻招式。

阮省三已经五十出头了，他是白鹤门的长老，浸淫“白鹤剑法”，功力深厚，已有数十年火候，剑法展开，有如鹤舞中庭，人影飘忽，剑法更为飘忽，使人无可捉摸。

两人这一交手，但见剑光闪动，不闻一点声音。

阮省三在下场之时，早已听云千里、令狐宣说过，知道他是点苍派的高手，而且令狐宣也说出和点苍双剑颇有交谊，要想说服他们弃邪归正，因此在动手之际，阮省三守多于攻，不想使对方难堪。

谢明中不知就里，一路放手抢攻，还以为阮省三被自己凌厉攻势逼得只好采取守势，而无还手之力。

螳螂门宋人瑞的对手是一个带发头陀，长发披肩，额上束一圈金箍，乃是黑道上有名的恶僧金箍头陀，一张锅底般的黑脸，浓眉如帚，目若铜铃，而且还凸着一个圆鼓鼓的大肚，生相凶猛，穿一袭黑色僧衣，看去就像一座宝塔。

宋人瑞则是一个瘦高个子，脸型尖瘦，伸出一双手来，也几乎是皮包着骨，十只手指也又尖又瘦，连骨节都突了出来。

这两人一胖一瘦，凑合在一起，胖的看去更胖，瘦的也更瘦了。

金箍头陀目空四海，他手提着一柄厚背戒刀，踏着八字脚，一眼看到宋人瑞空着双手朝他迎去，大不刺刺的喝道：“来人报名，佛爷手下，不超度无名之辈。”

宋人瑞冷冷的看了他一眼，才道：“螳螂门宋人瑞。”

“呵呵！”金箍头陀点着头问道：“范松龄是你什么人？”

宋人瑞听他提到师兄，肃然道：“先师兄。”

金箍头陀又道：“那么螳螂门现任掌门人是谁？”

宋人瑞道：“区区在下。”

金箍头陀又呵呵一笑道：“姓宋的，你不该来的。”

宋人瑞凛然道：“讨伐邪恶，为武林除害，人人有责，宋某怎么不该来的？”

“好像很有理由。”金箍头陀又是一声呵呵大笑，才道：“范松龄不过死了一年，就由你当上螳螂门掌门人，也不过一年光景，就来送死，你不觉得可惜么？”

宋人瑞冷冷的道：“凭你金箍头陀？”

金箍头陀道：“还不够么？”

宋人瑞道：“那你就来试试看？”

金箍头陀道：“好，你兵刃呢？”

宋人瑞冷声道：“宋某从不使用兵刃，你手中不是有刀么，宋某就徒手接你几招。”

金箍头陀大笑道：“佛爷只要两刀，就可以把你一对螳螂的前爪砍下来了。”

宋人瑞怒嘿一声道：“你来砍砍看？”

身形疾然欺进，左手猝发，提掌即砍，朝他执刀右腕斩去。

螳螂门的武功，是以斩、劈、抓、削为主，双手变化极快，行动完全仿效螳螂攻敌的姿势，变化而来。

金箍头陀原是极为托大之人，但一看宋人瑞出手第一招，就带起一道劲风，差点被他划上手腕，也就不敢小觑他了，口中喝了声：“来得好！”

厚背戒刀也随着攻出，他刀重势猛，一招出手，就令人有锐不可挡之概。

宋人瑞身法奇特，立即身随掌走，避敌进招，右手反削对方头颈。

金箍头陀刀势展开，有如猛虎扑羊，每一刀都是直往前来，刀光霍霍，宋人瑞使出的是“螳螂步”，一个人忽左忽右，只是和他刀势相反的路子，你刀劈到西，他就闪到东，你刀劈到南，他就闪到北。

金箍头陀一连几刀，连对方的影子都没劈着，心头不觉冒火，口中大喝一声，刀光翻滚，挥起了一片如山刀影，排山倒海般攻出。

宋人瑞的“螳螂步”，看似避敌，实则还攻于闪避之中，使出二百单八手螳螂散手，一挥、一削、一挑、一斩，使来轻灵潇洒，手法奇妙，内力也相当精湛，出手之际，都带起一股劲风，你只要被他斩着，纵然只是一只手掌，也足可斩断你的手骨，有时冷不防让他欺近身去，手上有刀，反而变得累赘。

这一对，看情形绝非百招之内，可以分出胜负来。

武功门王三元接着的长白神拳字文化，也是黑道上极有名的人物，满头白发，身形魁梧，看他年纪，可以说六十开外，也可

以说只有四十出头，因为他除了一头白发外，是个壮健的汉子。

王三元是江南的名拳师，年已五十六、七，中等身材，以拳术名动江湖。

这两人都不使兵刃，拳掌交击，是近身的搏斗，但你别小看他们，拳风掌影，在他们一、二丈之内，劲气划空呼啸，双方攻势都极凌厉，凶险并不逊于刀刃。

九宫门盛世民的对手，是一个使一对判官笔的老者，江湖上称他双笔判生死的桂大荣，但因这五个字的外号叫来嫌长，就叫他生死判了，此人一对铁笔，精于打穴，算得一把好手。

盛世民长剑如风，脚踏九宫步，展开“九宫剑法”，一丈方圆全是冷电精芒，围着桂大荣强攻猛扑，确实把一柄长剑使得淋漓尽致。

生死判桂大荣双笔火候老到，打穴神奇，你随他在身外转，他也转着你在里面转，而且点点笔影，记记不离你要害大穴，点打敲扎刺，变化无穷，正是半斤八两，各擅胜场。

丐帮长老独臂擒龙申万生，右臂已残，只剩下一条左臂，才有独臂擒龙之号。

他的对手是一个三十来岁的汉子，脸型瘦削，青皮寡血，手中摇着一柄摺扇，神情倨傲，这人正是在江湖上有花花公子之号的温如风，出道江湖不过数年，就已名满大江南北。

那是他喜欢作狭邪游而出名，秦楼楚馆，一掷千金毫无吝嗒，也从没有人知道他的底细，更没人见过他的武功。

据说有一次在秦淮河畔，钓鱼巷侧一处香巢之中，和人争风动武，他只指着那人骂了一句：“你回去还来得及，不然就要躺尸在路上了。”

他并不知道那人是金陵四海镖局的少东，吃了眼前亏，就赶

回去镖局去搬救兵，岂知跨进镖局大门，就一命呜呼。

那四海镖局的局主三眼神傅联奎，出身峨嵋，一身武学，在江湖上也数得上一把好手，儿子被人害死，那还得了？立即率了五名镖师赶去钓鱼巷，结果六人联手，没出几招，就被他一掌一个，击出老远，都负了重伤，无力再战，他拍拍手，笑道：“记住了，本公子就是人称花花公子的温如风，你们中了我一掌，回去只要静养三个月，可以保住性命，没取你们性命，是本公子手下留情了。”说完扬长而去。

花花公子之名，就这样大为响亮起来。

他自命风流，也深以花花公子这外号自喜，后来索性改穿一身绣满了百花的长衫，当作他的标志，不过他有一个好处，生性虽花，却从不沾染良家妇女，因为他终日都在花丛之中，很少和江湖上有什么过节，恶名也不彰。

没想到他居然也会被黑衣教所罗致，而且脱下绣花长衫，居然换上了一袭黑衣。花花公子迎着独臂擒龙申万生，就摺扇一指，说道：“来的可是丐帮申长老吗？”

申万生道：“正是申某，阁下是花花公子温如风了？”

温如风大笑道：“申长老既知本公子之名，还要和本公子动手吗？”

申万生道：“老朽听说你虽有花花公子之名，尚无恶迹，怎么也来淌这场浑水？”

温如风大笑道：“本公子高兴，你管得着么？”

申万生沉嘿道：“那就没有好说的了，你发招吧！”

花花公子温如风摺扇一收，朝他笑了笑：“本公子为了顾全名声，自然不能败在你独臂擒龙申长老手下了，那好，你就接本公子几掌！”

话声出口，右手突然朝前挥来。

他这一掌，看去毫不用力，只是轻描淡写的一挥，但独臂擒龙申万生已感到一道暗劲，直逼胸前，掌风之中含蕴了阴柔力道，心头不禁一怔，暗道：“此人内劲之强，倒是一个劲敌。”

口中大喝一声，左臂一振，举掌迎击过去。

两股掌劲，乍然一接，声如裂帛，两人身上衣衫，被回旋劲风吹得猎猎欲飞，但各自站住了樁，谁也没被震退。

温如风目芒闪动，口中喝了声：“好！”

双手扬处，拍出三掌，他这三掌划起一片尖啸之风，出手极快，掌势也凌厉绝伦！

申万生不退反进，大喝一声，独臂抡动，挥拳反击，一连攻出八掌，同样使得迅疾无俦，而且他走的本是阳刚一路，在这八掌上，就表现出来了，掌风呼呼，威势强猛，直似开山巨斧，汹涌波涛，接下对方三掌，还攻了五掌。

温如风没想到他出手掌势会有如此劲急，一时还手不及，急忙脚下斜退了三步，让过独臂擒龙五掌，也立即展开反击，双手摇舞，幻起重重掌影。

两人掌来掌往，片刻之间，已经动手相搏了四、五十招，花花公子双掌轻灵，含蕴了阴柔劲气，独臂擒龙却是一掌重过一掌，走的全是刚猛路子，打到后来，也须发戟张，记记吐气开声，力可开碑，但双方仍然是个不胜不败之局。

以上这段话，乃是敌我十六个人捉对厮杀，刚动上手情形，因为双方都是江湖上一流之选，是以三、五十招之间，绝难分得胜负。

就在殷长风一记“玄阴掌”击伤独脚虎秦万代的同时，通臂猴侯通也接受了云千里的劝降，停下手来，大声道：“黑衣教的护

法们听着，黑衣教并没把咱们当作同路人，才会在出发之时，在咱们身上下了奇毒，他们目前尚未成事，已经对咱们如此防范，不信任，如果一旦成事，咱们岂不成鸟尽弓藏，兔死狗烹的走狗了？因此兄弟决心弃邪归正，纵然明午毒发，至少也可以做一天堂堂正正的江湖人，诸位老哥，雁过留声，人死留名，大丈夫死则死耳，黑衣教用毒药是吓阻不了咱们江湖人的，大家何不住手，共同反抗黑衣教，消灭江湖败类。”

他声音宏亮，话声出口，双方激战的人，依然清晰可闻。

和矮路神令狐宣动手的点苍双剑老大谢明辉立时响应，大声叫道：“二弟，咱们不用打了，趁这机会脱离黑衣教魔掌，弃邪归正，正是时候了。”

他这一喝，点苍双剑老二谢明中，本来还在和阮省三着着抢攻的人，立时收剑，朝阮省三拱拱手道：“阮老哥，咱们不用打了。”

阮省三喜道：“谢兄贤昆仲这是明智之说，咱们无任欢迎。”

这三人的临阵反正，予黑衣教的士气打击极大。

漆啸天听得勃然大怒，浓眉一掀，厉喝道：“侯通，你敢临阵背叛老夫先劈了你。”

左手向空一挥，身形飞射而出，朝侯通直欺过去。

他左手这一挥，正是指挥身后七人发动攻势的讯号，那七个黑衣人立时跟踪扑起，朝战场掠去。

这边形意门于人杰，鹰爪门居思仁、洞庭青龙帮薛飞白、鄱阳凤尾帮霍惟武、九环金刀酆荣、游龙沈仝、金赞廷、陈康和等八人，早已分配好了动手的对象，各自注意着对方动静，也同时兵刃出鞘，纷纷迎出。

通臂猴侯通眼看漆啸天朝自己欺来，洪笑道：“侯某难道怕了你不成？”

云千里伸手一拦，笑道：“侯兄不用出手，咱们自会有人对付他的。”

话声未落，形意门于人杰早已闪身而出，迎着拦在漆啸天身前，说道：“姓漆的，每一个错上贼船的人，都有唾弃邪恶，奔向正义的自由，阁下岂能阻拦得住，咱们也一样欢迎你过来。”

漆啸天扑纵而来，势如奔马，看到于人杰拦住去路，早已怒不可遏，口中大喝一声：“滚开！”右手一掌迎面拍来。

于人杰早就知道他曾和晏天机同在天竺学艺，练成“金刚大手印”，他是形意门的长老，一生练掌，正要试试他“金刚大手印”究有何等厉害？看他举掌劈来，不觉大笑道：“来得好！”

右手抬处，挥掌迎击出去。

他浸淫“形意掌”数十年，形意门以气使意，以意使形，掌虽有形，气寓无形，原是上乘内家功夫，掌势出手，似刚实柔，似实而虚，是以掌风并不强劲，但真力自在其中。

漆啸天这一掌原是含愤出手，掌随人发，如说力道，因为他是奔行过来的人，最多只能发挥出七八成功力。

于人杰却是早就有心接他“金刚大手印”的，以逸待劳，这一掌自然贯注了十成掌功。

两人出手一掌同样不带丝毫掌风，但两只手却很快就接触了。

无声无息的一掌，但等到“啪”的一声脆响，双掌接实，两人身前登时像卷起了一道飞旋的龙卷风，一、二丈之内沙飞石走，暗劲山涌！

于人杰占便宜早就运功准备着等他，漆啸天吃亏之处是看到于人杰拦路才发的掌，是以于人杰没被震退，而冲上来的漆啸天却被震得后退了半步。

这时云千里、令狐宣两人已陪同通臂猴侯通、点苍双剑谢明

辉、谢明中兄弟，一同去见盟主春申君。

春申君不待云千里引见，早就迎着三人，抱抱拳，笑道：“三位老哥深明大义，陈某代表本盟，至表欢迎之忱。”

侯通、谢明辉兄弟一齐躬身道：“在下等人，误投黑衣匪教，幸蒙盟主号召天下武林，使某等如闻暮鼓晨钟，幡然醒悟，还望盟主勿罪。”

春申君大笑道：“武林同道，本无正邪之分，只要行得正，站得直，俯仰无愧天地，就是正派，三位背弃邪恶，选择正义，这本是英雄本色，陈某钦佩还来不及，又何罪之有？来、来，陈某给三位引见……”

云千里低声道：“属下有一事启禀盟主，侯兄三位在临行之时，黑衣教怕他们投奔到咱们阵营里来，曾在他们身上下了奇毒，明日午时以前，如果得不到解药，即将毒发而死。”

春申君听得一怔，说道：“黑衣教果然毒辣得很！”

一面回头朝任云秋问道：“云秋，令师的解毒丹，不知能不能解他们三位身中之毒？”

任云秋道：“家师解毒丹，能解天下奇毒，如果三位中的是毒，应该能解的了。”

说完，从身边取出药瓶，倾了三颗药丸，递给侯通三人，说道：“三位只要中的是毒，家师这解毒丹就可奏效，三位每人吞服一颗，再静坐一盏茶的工夫，就知道了。”

侯通等三人接过药丸，立即吞了下去。春申君吩咐陈福，先请三人入内休息。

这时，随同漆啸天冲过来的七人，也已由居思仁等七人迎着接下，立即展开了一场生死搏斗。

再说漆啸天和于人杰交手一招，就被人家震退半步，他身为

黑衣教的总护法，脸上自然挂不住了，面露狞笑，口中大喝一声：“你再接漆某一掌。”

这回他可不敢轻视对方，右臂徐徐举起，横掌平推而出。

于人杰先前慑于“金刚大手印”之名，但双方对过一掌，觉得天竺大手印也不过如此，不觉朗笑道：“阁下远从天竺学来的大手印，也不见得如何厉害，再接你几掌，有何不可？”右手一抬，立掌迎出。

这回，虽然也提聚了十成力道，但心中未免对大手印存了轻视之心，相反的漆啸天却在这一掌上，用了十二成力道。

但听“啪”的一声，双掌乍交，于人杰立时感到不对，只觉对方横击的掌势，有着一股令人窒息的无形压力，迎击出去的右臂大有不胜负荷之感，心头暗暗一惊，匆忙之间，要待再运起一口真气，朝前推出，已是不及，被震得心头血气浮动，脚下不由自主的被震退了两步。

漆啸天一击得手，目射凶光，左脚蓦地跨上一步，左手又是一掌直击而至。

于人杰连退了两步，还来不及调息，就看到漆啸天追击过来，急忙提聚毕生功力，双掌朝前推出。

要知漆啸天左手功力远胜右手，这一记“金刚大手印”实比他方才右手击出的一掌，更为厉害，于人杰虽然双手迎出，已是拼了命，双方掌力很快就接个正着！

这回因两人都用上了全力，两股掌劲，发出蓬然一声大震！

漆啸天没料到于人杰“形意掌”会有如此深厚功力，受到对方内劲的回震，脚下浮动，后退出一步。

于人杰却在这声大震中，一个人被震得连退了五、六步，翻腾的血气，再也按耐不下，张口喷出一道血箭，跟着身子晃动，跟

踉欲倒。

白鹤门阮省三正好在他左侧不远，伸手把他扶住，缓缓退下。

这时双方搏杀，更为激烈，已有不少对很显着的有了胜败迹象。

首先是九环金刀酆荣奋起全力，一招“玉带围腰”，把他对手拦腰斩为两段。

差不多同一时间，金赞廷一棍横扫，把他对手左脚打断，滚跌下去，金赞廷迅速补上一棍，砸在他脊梁上。这两人同样发出了两声凄厉的惨嚎。

接着是螳螂门宋人瑞使了一记“翻车捶”，右拳击中金箍头陀右肩，身形疾转，再使“翻身锁喉”，左手骈指如戟，出手如电，“喀”的一声，插入金箍头陀喉结，把他插断，金箍头陀究竟练刀数十年，功力极深，他在被人插断咽喉之际，回刀反削，同时把宋人瑞半截左腕切断，宋人瑞一痛，右脚踹出，踢中对方腹部，把金箍头陀踢得往后飞起，摔出一丈多远。

接着是洞庭薛飞白以一支短戟刺中对手腹部，鄱阳霍惟武也以一柄马牙刺击中对手后心，先后获胜。

黑衣教十五名护法，除侯通等三人临阵反正，又有六人不过在一盏茶的先后之间被杀，一下去了九个，只剩下了七人，自然是败多胜少了。

但武林联盟这边，获胜的人，像云千里、令狐宣、殷长风、阮省三、薛飞白、霍惟武、酆荣、金赞廷等人，扑杀了对手，并未退下，依然手仗兵刃，替正在动手的人掠阵。

只有宋人瑞被金箍头陀临死一刀，切断左腕，于人杰接漆啸天三记“金刚大手印”内伤不轻，已有人把两人扶入白云观去。

漆啸天一举击伤于人杰，但他目光四顾，发现自己带来的人，